

今日聚焦 ■ AI冲击下,中小成本电影甚至零宣发上映

“电影地标巡礼”已完成首期8条路线, City Walk 成宣发延伸

“跟着电影荡马路”能引人观影吗

■ “跟着电影荡马路”未必能一一对应影片主题内容宣发,它更像是个派对,是把大家请到电影院来观影的由头

■ 将观影活动和 City Walk 结合,让观众不仅去看电影,还可以了解街区历史和电影故事,增加乐趣附加值和衍生价值

本报记者 钟菡

看完电影,沿着影院附近走走逛逛,听学者嘉宾聊街区历史……由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发起的“电影地标巡礼——光影上海·城市记忆”项目日前完成首期8条主题路线。系列活动以“城市漫步+电影文化直播”为形式,目前覆盖虹口、长宁、黄浦、徐汇等区,挖掘藏在上海马路弄堂里的电影记忆与海派文化基因,也紧扣《菜肉馄饨》《拼桌》《长夜将尽》等院线新片,为影片提供场景化、沉浸式的宣发场景。今年以来,影片宣发声量不足是观众的普遍感受,可以带动更多人走入影院的电影 City Walk (城市漫步),能成为未来电影宣发新标配吗?

增加观影“附加值”

“城市文脉+超前观影+主创见面的体验直接封神”,有从业者在社交媒体上称赞。上周末,电影《长夜将尽》在上海百丽宫影城博荟广场路演,导演王通和主演万茜到场解读角色和故事。结束后,一场 City Walk 从影院出发,沿着局门路走到8号桥创意园,其间走过电影《好东西》取景地“SODA 大人汽水店”等,让观众在行走中畅享电影、感受城市。

尽管《长夜将尽》的故事发生在中国西南部,但影片与上海渊源颇深。在第27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长夜将尽》一举摘得评委会大奖,主演万茜更凭该片斩获金爵奖最佳女演员。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的万茜长期活跃在上海影视界。影片的上海路演吸引不少



“跟着电影荡马路”活动现场。



途经《好东西》取景地。均 资料图片

上海影评学会的影评人参与,还有上戏学子去现场交流。

“希望这样的 City Walk 能作为观影活动的附赠产品和映后宣发的一部分。”上海戏剧学院电影史论硕士研究生“生蚝”担任此次“跟着电影荡马路”活动的讲解员和策划。他坦言,该路线是围绕电影路演区域制定,和电影本身的关联度没有那么强。“局门路是上海工业开始的地方,有许多可以讲述的城市记忆。这条路线上倒是有《好东西》等热门影视剧的取景地。”他说,“SODA 大人汽水店”是该路线中观众最感兴趣的点,不少人忍不住聊起《好东西》里赵又廷饰演的“前夫哥”,“他有一段聊‘结构性问题’的台词,有位观众整段背了下来,可见她很喜欢这部影片。”

“上海作为电影之城,不仅是许多电影的出品地、取景地、消费地,有关电影的各种元素也都渗透进这个城市的肌理中,电影的痕迹、记忆和城市空间密切结合。”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会长、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教授刘海波在“跟着电影荡马路”活动中作为“NPC”(非玩家角色)出现。作为电影文化研究学者,他不仅陪伴观众一起穿梭行走,还适时插话、分享和点位有关的逸闻趣事。“比如局门

路和江南造船厂及中国近现代制造业有密切关系,很多小伙伴不知道上海有一部19世纪末江南造船厂为背景的动画电影《江南》,我作为研究者,就站在那里跟大家讲解、交流了这部影片。这种身份置换很有趣。”

“跟着电影荡马路”活动还做过华山路(上戏书店)一新华路一番禹路(上海影城 SHO)的“戏影同源·新片同行”路线,配合上新影片《拼桌》的宣发,而上海影城 SHO 也是当晚电影路演的举办地。因地制宜、选择点映影院附近规划路线,是这一系列活动的特点。“生蚝”觉得,“跟着电影荡马路”未必能一一对应影片主题内容,它更像是个派对,是把大家请到电影院来观影的由头。

“上海电影评论学会把好电影推荐给社会的责任,组织观影的同时配套 City Walk 活动,也是出于这种责任心。”在刘海波看来,几乎任何一家市区影院周围都可以找到电影元素地标,是上海作为“电影之城”的重要优势。将观影活动和 City Walk 结合,让观众不仅去看电影,还可以了解街区历史和电影故事,增加乐趣附加值和衍生价值。“在 AI 冲击下,电影生产流程和生产方式都处在切换周期,宣发资本对电影市场信心不

足,很多中小成本电影甚至零宣发上映。这种情况下,电影观影要从消费内容变成消费活动,比如举办映后交流或者提前 City Walk 等观影活动,无论是出于社交、文化巡礼还是健身娱乐等目的,相信未来都会是影院观影的一个重要延伸配置。”

体会电影之城的“具身感”

“电影地标巡礼——光影上海·城市记忆”项目是上海电影评论学会“上海电影文化城市行走”“跟着电影荡马路”的长期工程,将以城市为容器,以时间为轴线,持续打捞、整理、传播上海与中国电影的共生记忆,让更多人在行走中读懂上海、读懂中国电影的百年历程。众多行走路线、打卡点来自学会年轻会员的挖掘、整理和探索,上影集团一级导演朱枫,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上海电影评论学会副会长杨惟杰,上海戏剧学院教授黄望莉,以及刘海波等资深学者则作为“NPC”亮相,为观众提供多元视角和权威解读。

“生蚝”透露,“跟着电影荡马路”活动希望借鉴综艺直播的形式,打造有网感的活动,活动讲解员由年轻人担任。他说,参与“跟着电影荡马路”活动的观众来自网络招募,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影迷,一类是对上海城市感兴趣的人,后者也有可能因为活动走入影院,爱上电影。

“跟着电影荡马路”观众以年轻人为主,不过,有次做“南昌路一思南路一衡山路一建国西路”路线,探访南昌路电影名人故居,结合沪语电影《菜肉馄饨》取景地与思南公馆创作现场,吸引了大量中老年人参与。“生蚝”回忆,当时《菜肉馄饨》已经快要上映,在南昌路的取景地依然火爆。他认为,上海是一座巨大的历史博物馆,街区历史和城市更新建设都有机会和电影做对话和结合,打造文旅商体展联动的体验性活动。

“只有通过 City Walk 走进城市空间和肌理,才能触摸到那些与电影有关的记忆,体会‘电影之城’的具身感。这是我们要做电影地标巡礼的重要原因。”刘海波曾参与虹口、徐汇的多场“跟着电影荡马路”活动。他表示,未来该项目期望与影院、片方、文旅机构展开深度合作,定制“从城市地标到影院”的主题 City Walk,同时逐步拓展至静安、普陀、杨浦等区域。

“共居社区”为啥吸引年轻人

十几人同住一个屋檐下,轮值进行公寓管理

本报见习记者 李昂

“哈喽,你回来了。”大力在通往客厅的狭窄走廊上跟好几个室友打了招呼。

大力是 Dweller (栖居者) 青年共居社区的创始人之一,一位数字游民,工作时间和地点灵活,辗转于杭州、丽水、上海、大理、清迈等地。2024年,他在上海长宁创办 Dweller, 试图改变当代都市青年独居或合租的生活状态,构建一个基于趣缘的新“熟人社区”。

大力与从事建筑业的合伙人一起租下一整层楼四套公寓,重新设计居住空间,并改造出面积更大的客厅和自习室等公用空间,组织各类活动、分享和沙龙,鼓励栖居者面对面建立真实的链接。

投入运营后,该社区几乎一直处于满房状态。单人间面积15平方米左右,月租金为4000多元,双人间每月2000多元。租约最短可签1个月,而租户平均居住时长为6—7个月,也有人从社区开放一直住到现在。

都说现在的年轻人边界感强,为什么又渴望共居生活,回到“熟人社区”?

18个人共同居住的“家”

为了迎接新人或送别老人而一起搞聚餐,是这里不成文的规定。女生小谭以前曾住在这里,从室友生活群里得知消息后,特意赶回来送封老师离别礼物。封老师是一名程序员,从世界头部互联网公司离职后,开始到世界各地旅居。他在这里住了3个月,即将出发去南美洲。

同一个屋檐下,成为链接所有室友的纽带。在占地600平方米的共居空间,人数最多时有18人。他们来自天南海北,从事不同的工作,一半是每天到工位打卡的上班族,剩下的有工作时间和地点灵活的瑜伽老师、心理咨询师、Web3.0(第三代互联网)从业者,以及在实习或求职的大学生……

大多数时间,他们都喜欢待在公共区。中央超过100平方米的活动客厅是他们的常驻地,充满了生活气息——墙上贴满了不同时期室友的合照和近期活动海报,书架、长桌、高脚吧台前,人们或坐着独自看书或办公,或躺在懒人沙发上聊天,阳台上种着郁金香、蕨类植物等花草,还有一只温顺的宠物狗。

“这个社区有一定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你不知道一个人会在这里住多久,你会对他们充满好奇,这就是魅力所在。”被称为邱老师的租客笑着说,40岁的她是“这里最老”的人。她在单人间住了一年,“我是个I(内向)人,我想社交时可以到客厅和不同住客聊天,不想社交时就退回我的‘壳’”。

客厅被大力称为“城市客厅”,除了供室友活动以外,还会举办对外开放的各类活动,以创造一种自由的公共对话和讨论环境。“社区的核心模式叫‘1+N’,1是具有开放性的城市客厅,加上N个生活实验室,指的是一个类似家庭结构的基本单位,比如一套四室一厅的公寓。”居住者还能在另一个小客厅聚会,一起看书、玩桌游或用投影仪看电影,饭后出去散步……

到上海工作后,大力继续申请入住706社群创办的生活实验室。而他渐渐发现,共居生活的氛围会随着人数增减而变化,当多数室友要加班或出差时,客厅便少有人光顾,其他人的社交欲望

基于趣缘成为朋友

2020年大力在杭州工作时,住进了“706青年空间”。入住后,大力的空闲时间从手机屏幕中被解放出来,用于在客厅和室友聊八卦,一起吃爆米花看电影,饭后出去散步……

“居住者还能在另一个小客厅聚会,一起看书、玩桌游或用投影仪看电影,饭后出去散步……”此外还有一个自习室。

“社区的核心模式叫‘1+N’,1是具有开放性的城市客厅,加上N个生活实验室,指的是一个类似家庭结构的基本单位,比如一套四室一厅的公寓。”居住者还能在另一个小客厅聚会,一起看书、玩桌游或用投影仪看电影,饭后出去散步……

“居住者还能在另一个小客厅聚会,一起看书、玩桌游或用投影仪看电影,饭后出去散步……”此外还有一个自习室。

“居住者还能在另一个小客厅聚会,一起看书、玩桌游或用投影仪看电影,饭后出去散步……”此外还有一个自习室。

“居住者还能在另一个小客厅聚会,一起看书、玩桌游或用投影仪看电影,饭后出去散步……”此外还有一个自习室。

“居住者还能在另一个小客厅聚会,一起看书、玩桌游或用投影仪看电影,饭后出去散步……”此外还有一个自习室。

也随之降低。大力想起了2021年在云南大理旅居的2个月,他每日穿梭于咖啡馆、民宿和酒吧,与背景各异的人们交谈。他发现,人们围绕古城和村落,形成了一个基于趣缘的小镇熟人社区,他们在步行可及范围内自发地组织和参与兴趣小组以及议题讨论,从陌生人成为朋友。

“我们能否在上海‘再造大理’,复现大理的熟人社区环境?”抱着这样的想法,大力进行了一场 Dweller 原型实验。共住4—5人的生活实验室是构成社区的初级单位,而他要做的是“连点成线”,将4个公寓、20位室友汇聚在1公里内。地理距离变短,人口基数增大,社交生活自然涌现了。

如果将这些房间真正联通,让所有人住在一个屋檐下呢?基于生活实验室2.0的成功经验,大力与朋友租下一层楼的公寓进行改造设计,投入运营1个月内,5个单人间便被租满。他们迅速租下隔壁几套公寓一起打通,形成了今天的共居社区。

人人都是“村长”

Dweller 采取申请制,潜在入住者需要接受“面试”筛选。“两个人可以成为朋友,但不一定能成为一起生活的室友。”周师是共居社区的运营者,他说室友可能因为不冲马桶、没人倒垃圾、用完杯子不洗等琐碎小事发生矛盾。

因此,社区创立之初,周师和大力制定了基本规则。而室友之间的共识建立起来后,公共空间治理权被交到每个人手中。周师说,他不是“公寓管理者”,不负责为大家添置家具或补充卫生纸、洗衣液等日用品,而是直接每个月给每人发100元,在周日早餐会上由大家投票决议开支用处。

“我们就像生活在一个自治的小村庄里,所以后来有人提出轮值‘村长’。”周师说,村长任职两三天到一个月期间,负责发现并提出目前共居社区中存在的问题,主持议题讨论。

做饭、洗碗、洗衣服、打扫卫生、倒垃圾等家务事,在共居生活中容易变成“隐形劳动”,被自动分配给那些愿意做事的人,而他们却很少收获认可。为此,周师提出“小红花”机制,每做一件家务事,便能得到一朵小红花。为了量化这一荣誉体系,精通 AI 的室友搭建了一个网站,用于发布公共任务和送小红花。“一是让做事的人得到正反馈,二是将家务活游戏化。”

此外,对外开放报名的各类活动也是构成共居社区公共生活的重要部分。大力说,去年一年社区举办了200多场活动,几乎每周都有好几场,规模在10—50人不等。以近期活动为例,既有室友分享自己旅居24个国家的人生故事,也有“重拾城市公地”的系列沙龙,还有教大家做包子、饺子等接地气的日常活动。

还有一次,正巧有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年轻人借住在这里,吃饭时他们夹杂中文和英语,聊自己的创业经历。“有一种大家从天南海北汇聚到这里的感受,好像世界就在我面前展开。”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实践,如今, Dweller 青年共居社区已经实现了一定程度上的稳定运转。

“我们最终目标是达到150人的规模。”大力说,未来他考虑租下一栋楼内的其他公寓,设计成共享工位、活动室、社区食堂、咖啡馆等公共空间。“租金有一定溢价,用来覆盖商业化设计与社区运营的人力成本。”共居社区人口达到一定规模后,便可形成集聚效应,与附近街道的大社区展开良性互动,共同构建一个熟人社区的良好生态。(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大力、周师均为化名)

1家实体店开15家“幽灵外卖”

上海开展专项清理,骑手的举报成关键线索

该公司的行为违反《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构成通过网络对其经营主体资格、资质作虚假商业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黄浦区市场监管局依法责令该公司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予以行政处罚。

外卖骑手是净化外卖平台的关键“吹哨人”,近期监管部门发现查处的部分“幽灵外卖”线索便来自外卖骑手。3月20日,普陀区“幽灵外卖”有奖举报平台正式上线,就收到一位骑手的有效举报。这位骑手近期在一家名为“雄逗逗”小吃店用餐时发现异常:该店在某外卖平台上公示的许可地址为中山北路1921号,而实际经营地址却在马路对面的中山北路2170号。该骑手通过骑手站点站长了解到“幽灵外卖”有奖举报平台,立即上报了这一可疑线索。截至案发,该公司通过虚假店铺引流,核销订单106笔,累计核销金额10万余元。

执法人员表示,涉案公司开设多家位于不同商圈的虚假店铺,意图获取在各区域用户搜索结果中的优先展示机会,从而实现引流和交易转化。该行为模式实质上是利用虚假的经营主体信息和地址资质,进行不真实的商业宣传,恶意争夺平台流量和交易机会。

执法人员表示,涉案公司开设多家位于不同商圈的虚假店铺,意图获取在各区域用户搜索结果中的优先展示机会,从而实现引流和交易转化。该行为模式实质上是利用虚假的经营主体信息和地址资质,进行不真实的商业宣传,恶意争夺平台流量和交易机会。

氢气可像汽油一样用油罐车长途运输

本报讯(记者 徐瑞哲)氢能是绿色能源,但氢气的储运安全却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而未决。近日,通过东西部校企合作,华东理工大学/石河子大学郭勇教授团队与陕西理谷新能源有限公司联合研发,“甲苯—甲基环己烷有机液体储氢体系关键脱氢技术”完成科技成果评价。

这一成果成功实现关键脱氢技术的突破,让氢气也可以像汽油一样,安全高效地用油罐车、油轮等长途运输,为其工业化应用奠定坚实基础,也使我国在世界上成为掌握这项技术的少数国家之一。

据悉,该项技术将难以储存和运输的氢气,通过化学反应“固定”在大宗化学原料甲苯中,形成稳定的液体——甲基环己烷。在到达目的地后,再通过脱氢装置将氢气高效地提取出来,供新能源工具和平台使用,由此实现氢气的低成本安全储运。

首款六价轮状病毒疫苗在沪首剂接种

本报讯(记者 黄杨子)昨天,在徐家汇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一名符合接种条件的宝宝顺利完成六价重组轮状病毒减毒活疫苗首剂口服接种,这标志着全球首个覆盖 G1、G2、G3、G4、G8、G9 六种轮状病毒血清型的轮状疫苗正式进入上海实际应用阶段。

“我国目前主要流行毒株为 G8、G9 血清型,此前市场上的五价轮状病毒疫苗没有覆盖 G8,因此,这款疫苗属于‘空白’的‘及时雨’。”中心副主任杨国贤介绍。

据悉,这款全球首发的疫苗由武汉生物制品研究所自主研发,于2025年8月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批准上市。在Ⅲ期临床试验中,该疫苗显示出对 G8 型轮状病毒所导致的重度腹泻具有极其明显的保护效果,至少保护两个流行季,在上市后将持续观察其免疫持久性。



看机器人舞蹈

昨天,参观者在展会现场观看人形机器人舞蹈表演。第11届上海国际机床展昨天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开幕。本届机床展汇聚全球机床领域超1200家企业品牌,聚焦新能源汽车、3C 电子设备制造、航空航天和通用机械等行业应用场景。新华社记者 方喆 摄

麻疹为何会“卷土重来”

本报记者 顾泳

近来全球多个国家出现麻疹疫情反弹与暴发,我国个别地区也出现了局部疫情升高或小范围聚集性疫情的情况。针对这一古老的传染病,记者日前采访了上海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黄卓英。

数据显示,2024年10月至2025年9月,57个国家和地区发生较大规模暴发流行,被世卫组织列为“符合大规模和破坏性疫情定义(12个月内的报告发病率达到或超过20/100万)”。去年,全球报告麻疹发病率前10位的国家主要集中在中亚和东南亚地区,其中6个与我国接壤,分别为蒙古、吉尔吉斯斯坦、老挝、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

西部部分免疫薄弱地区存在疫情传播风险。今年以来,我国麻疹发病率较多的省份逐渐向中东部转移。

麻疹是一种古老的传染病。此前,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医师余文周介绍,麻疹是由麻疹病毒引起的,是以发热、出疹为主要表现的一种急性呼吸道传染病,主要通过空气、飞沫传播,传染性强,儿童容易感染。患者可能出现肺炎、喉炎、中耳炎、心肌炎、脑炎等并发症,严重者可致死。

在我国,麻疹属于法定报告乙类传染病。人是麻疹病毒的唯一自然宿主,麻疹感染者是唯一的传染源。麻疹病毒主要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在相对密闭的空间内也可以通过气溶胶传播,接触被病毒污染的物体亦可造成感染。麻疹病毒的潜伏期为7—21天,通常为10—14天,传染期一般是从皮疹出现前5天持续到皮疹出现后5天,免疫力低下的患者传

染期可能会更长。麻疹症状被形象地比喻为“高烧三天、出疹三天、退疹三天”,但其真正的危险在于并发症,主要是肺炎、喉炎、脑炎和中耳炎等,如果出现相关症状,请立即就医。

目前,接种麻疹疫苗(MMR)是预防麻疹最有效的措施之一。当前,我国适龄儿童麻疹疫苗接种率持续保持在较高水平,为建立群体免疫屏障奠定了基础。黄卓英说,既往报告显示,麻疹疫情中发病者多为未全程接种、未接种含麻疹成分疫苗(MCV)或免疫史不详者,未达到免疫起龄的婴幼儿和未全程接种 MCV 的成人有更高的暴露风险。

专家提醒,返乡返沪、境外出游归国或在其他场所接触过高风险人群、可疑症状者,应注意做好7—21天自我健康监测,避免前往人群密集的场所,减少不必要的社交。